

統一復興二公債與中央財政 陳岱孫

近二星期來，內政上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統一復興兩大內國公債的發行。統一公債額為十四萬六千萬元，復興公債額為三萬四千萬元，兩債總額為十八萬萬元。在一個時間內發行如許巨量的公債，確是中國公債史上一個空前的事件。

統一公債與復興公債有一個重要的不同的地方。統一公債是舊債的抵換，——以新債抵換舊債——政府的債務並不因之增加。復興公債是單純的新債，政府債務是要因之增加。所以在十八萬萬元內，前之十四萬六千萬元是舊債的整理，而後之三萬四千萬元是增加的新負擔。

統一公債發表于本月一日孔部長召集上海金融界領袖及持券人公會代表會商之後。年息劃定六厘。以分還期限之長短，分為甲乙丙丁戊五種，最清還的期限為十二年，最長的為二十四年。舉凡現有債券，除少數因特殊情形者外，也依照其原來清償年限的長短分為五類，以同類統一公債，如數抵換。在發表之前二星期，上海已經有財政部將要減低利息延長還期的謠傳。統一公債的發行固然證

實了前此的謠言。不過具體的辦法有不盡相符的地方。就大體說，此次新舊債的抵換，只是注重延期事，而利息並無若干之輕減。我們比較甲乙丙丁戊五種統一公債償還的期限，與每種所抵換舊債原來清償的期限，我們可以知道每種延長的期間，總在十年以上。至于利息，統一新債的年息為六厘，而舊債利息，除月息八厘之義庚款憑証，及月息六厘之俄庚款憑証外，皆為年息六厘，或為月息五厘，與統一公債的利率正復相同。

統一公債發行的動機，可以說是于無可如何之中尋出一條輕減政府歲計負擔的辦法。自民元以來，中央財政沒有一個時期不在舉債中討生活。民十六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因為種種的理由，不但不能輕減前此的債負，而且公債之為重要的收入來源，更有與年俱進的情形。因為不願意，同時也借不了外債，國民政府的債務，便幾乎全部是內國公債。截至去年十二月底止，國民政府所發而未償清的內債，尚有三十六種，票面總額尚有十一萬九千萬元餘。此外，尚有六種前北京政府所遺之債，事實上本息俱久已

停付者，還不計算在內。在三十六種本息照付之公債中，二十二種是半年或每季抽籤還付的，餘下十四種是按月清付的。根據財政部的報告，前年內債本息支出爲一萬三千二百餘萬，去年爲一萬三千七百餘萬，本年度則需要一萬八千六百餘萬，以月計算，則每月應付本息基金爲一千五百餘萬元。年來政府各項支出不能減少，而各項稅收均形遞減，公債支出的重擔，實在難以維持。統一公債延長舊債的清償期，不外是打開這種窘迫的局面，輕減最近將來債務支出的負擔，給財政以一個喘氣的機會。政府既然是迫上這條路，那麼持券人在恐怕政府因償付巨額債務的壓迫，致使債信根本動搖深慮之下，祇好兩害取其輕，而宣言擁護了。

關於抵換公債本身問題，我們在大體上沒有甚麼可以反對的。以長期公債抵換短期公債，以較劣條件的公債來抵換較優條件的公債，爲世界各政府所常取的辦法。因爲政府有時候需款至急，而市面的情形又不能允許政府以一個有利的借款，那麼政府只可以暫時發行短期的公債，給與債權者以較優的條件。等到市面情形轉好之後，政府便可以發行條件較劣的公債，抵換舊的債務。我們內國公債一大部分清償的時間，實在是太近太短。我們可以想得到

在最近的將來，我們政府担負不起這樣重的担。就是稅收沒有如近年來的減少，這種緊促的壓迫，不是一個正當的辦法，確是可疑。至于債券的利率，表面上雖然都不過六厘左右，而實際利息多在一分以上。所以如果政府認爲適宜的時機已到，發行新債抵換舊債，這種辦法並不是不可行的。獨是，此次統一公債的發行所利用的情形，與平常國家抵換公債的情形，稍有不同。平常國家所認爲適宜抵換公債時期，大概都是市面資金供給增多，一般利率下跌的時候。因爲在這一時期，一般債市的條件都是低劣，政府可以利用這市上一般的情形，來推行抵換的政策。我們這次新舊債的抵換並沒有上述的情形，市面資金不但沒有充斥，還是感覺缺乏，一般利率也沒有若何明顯的減低。最妙是上海銀錢業反因新債發行的影響，擬減低存款利息，這個特殊的現象，也許可以說明公債與上海銀錢業平常營業密切的關係。

然而過去內國公債不健全，其主要癥結在於償還時期太短尚小，而在于利率之太高者更大。而此次新舊債抵換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內國公債票面利率並不甚高，而實際利率沒有在一分之下者。統一公債既然規定以同額的新債如數抵換舊債，而新舊債利息又不相高下，則實際利息

的高抬還存在。則此次新舊債的抵換，真是不過把債負的數量變後推延，給財政以一個暫時喘氣的機會，實際債負的總額並沒有減少。

在原則上，我們對於統一公債的發行儘可贊同，然而發行的經過不無稍有遺憾。財政部當局發表此事項是在本月一日，而在一月半間，上海債市已經有減息延期的謠傳，以致各項證券價格齊跌，上海市商會乃有一月十五打電報呈請行政院財政部切實宣示保障公債信用的舉動。不幸財部十七日的批復，措辭頗閃爍，上海債市中的謠言因之更盛，甚者乃有謂政府官吏借此機會投機操縱，並語涉財政部的職員，一時人言嘖嘖，似乎事出不為無因。政府對於這種謠言，特別重視，除財政部疊派要員到上海調查外，

蔣行政院院長于一月二十七日中央紀念週會中，特別告誡從政官吏應該絕對廉潔，如有貪污情形，一定要從嚴辦理。而孔財政部于六日告誡財部職員，禁止投機操縱，也有「本部長因所處地位關係，一舉一動為市場所注目，故自受任財政部長以來，從未投資債券以免外界誤會」的聲明，及「如確有本部人員買賣空投機操縱情事，尤宜加等治罪」的警誡。政府主要官吏這樣確切嚴重的表示，一方面可以表明謠言的可怕，另一方面可以表明當局確切負

責和自信的態度。我們絕對相信，潔身自好的政府人員斷然不會做這種的事。我們所認為不幸的，就是在此公債政策公佈之先，消息已經傳播于上海，「空穴來風」，一般人民對於公務員投機的疑惑，不是絕無理由的。一般人民對於謠言是容易相信，而不容易解疑的，政府為維持國家法紀和官箴，必須有一個折服謠言的辦法。事實勝于雄辯，政府如果能澈底調查，有投機操縱的官吏，不顧情面的嚴辦他一下子，纔能得到人民的信仰。否則政府儘可以臨民以威，使他們不敢說話，而若不能堅之以信，則不但在公債一事上要感受困難，就以整個的政治說，如果人民對政府失了信任，政府還有甚麼立場。

☆ ☆ ☆ ☆

復興公債不是舊債的抵換，而是新債的發行。所以這種公債是直接的增加了政府的負擔，間接的增加了人民的負擔。政府今日財政的困難，可于財部呈請行政院准許發行統一公債所陳述理由中窺見一斑。而人民的窮困，更為有目共睹的事實。在這個民窮財盡的關頭，這空前三萬四千萬元巨債的募集，要不是有嚴重的意義在內，恐怕不是人民所樂意贊助的。

復興公債，根據財政部所提復興公債條例草案，是作

爲「完成法幣政策，健全金融組織，扶助生產建設，平衡國庫收支，及撥存債市基金」之用，用途名目極管繁多，而確實目的與各項分配的數目反因之而不明顯。因此有一部分人猜想政府這次決然發行如許巨額的新債，也許有一個嚴重的意義，新債的實在用途，不盡如草案所提出者那樣的可擴空洞。我們也希望政府這次舉動有一個更深刻的意義。不然，債務數目這麼大，本息負擔這麼重，肩負這重担的人民，似乎有權利知道這些錢到底是要用到那兒去。

再說新債發行的辦法。過去公債發行辦法的不妥，立法院長孫哲生先生有一段切中積弊的話：

依立法院通過各種公債條例規定，公債均係按票面九八發行。九八價乃係公債法債。然自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來，歷次所發公債幾無一不係照價折賣，均在五折至七折之間出抵。致政府每次發行公債，均不能照發行債額實際折價，損失既重，爲發行公債所欲達之目的亦嘗受梗阻。……公債利息現表面雖係六厘，但事實上因每百元債僅須數十元即可購得，而其利息仍照百元計算，故利息已達一分以上。

孫哲生先生這一段話明白說出過去公債負擔重壓的原因。發行的時候，政府實際上沒有得足額的債收，而還債的時候，得照足額償還，付息的時候，得照票面計算。政府二層吃虧，還不止孫先生所說「利息已達一分以上」而已。毛病是在於政府發行公債時候，不顧市場資金一般利息的情形，而貪票面利率低下的美名，把利率定在一般市率之下，再加上人民對於政府公債多少有點疑慮的心理，九八法債發行萬做不到，那就只好七折六折五折的出抵了。復與公債原來定的利息爲六厘，以較國內一般利息還是太低。我們可以想到政府還是因襲過去的成規，而這巨額公債將來的賣價還是不過六七折。孫院長所提出的流弊完全沒有改革。更妙的是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于本月六日開會審查此案時，把利率從六厘減爲五厘，據說用意在「以免政府今後再受虧蝕」，且「預料工商放款亦必隨之減息」，真是不知何所見而云。我們要知道，在資金缺乏投資危險較大的市場，高利率是一個通常的現象。票面利率之爲五厘或六厘，並無多大關係。因爲出抵時候折價的高低，已經把利率的情形計算在內了。中央政府歷年來能夠發行許多的公債，財政證券能夠吸收人民巨量的資本，都是因爲公債利益優厚的原故。政府以高利的誘力，方能吸取人民的

投資，而高利的結果就自然增加政府債負的負擔。在歲計上，不從節流一方面着手，在公債發行辦法上，不從實行法債銷算打算，徒責票面利率低減的美名，反覆于六厘五厘的爭辨，似乎有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罷。

據財政部所提的草案，復興公債一個目的是平衡國庫收支。我們還記得去年十一月政府發表新幣制令的時候，曾宣言于十八個月內平均政府的歲計，以免因收支不平，引起通貨膨脹的危險。我們當時已經指出，雖然近年來財政收支制度多有改善，然而收支不抵，還是一個常年的現象。收支不抵的缺額，照例以公債補充，嚴格的說，我們歷年歲計向來就沒有平均過。而在最近的將來，政府的收支恐怕還是不能平均的。十八個月平均歲計的宣言，只可表示財政當局一種的願望，而不是一個確定的計劃。復興公債草案中，平衡國庫收支用途的提出，就等于說這一種願望已經不能實現。固然新債的發行可以使政府現在的收支相抵，然而收支因發行公債然後相抵，不能算為歲計已經均衡。因為歲計中歲收一項，本不應包括公債的收入。否則只要能發行公債，天下就沒有不均衡的歲計了。從這一點看，我們中央財政還是因襲一向的辦法，在借債中討

生活。這是我們覺得極可憂慮的。一個政府不能永遠以發行公債為應付財政的辦法，不但本息的負擔日漸加重，在財政為飲鴆止渴，即在社會方面，人民的資金也不是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者。公債正當的運用是吸收人民所儲蓄的資金，移歸政府之用。如果政府繼續發生巨額公債，而人民所儲蓄的資金已逐漸困竭，那麼不是政府的公債沒有法子推銷，就得利用別途徑，變出一個新花樣，以渡過財政的難關。自從我們放棄銀本位之後，法幣政策隨時可以替通貨膨脹開一個方便之門。公債政策極端的推行，很有引入此方便之門的可能。而財政本身將要直接及間接的受其損害。這是我們所應注意的。

總之，此次新債的發行與去年十一月放棄銀本位的法令，同是政府大膽果斷的舉動。在原則上，政府特別的需，當然可以利用公債的收入。不過我們希望政府切記着，公債到底是個非常收入的來源；穩固財政，必須建築在通常收支均衡的基礎上。大膽果斷的舉動，如果做得好，固然可產生很大的利益；若是做得不好，遺害也是無窮的。

☆

☆

☆

☆

☆

☆

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影

傅孟真

昨天夜間一氣寫成一篇「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寫時感情動蕩，直寫到上午三時才勉強結束，以致要說沒有說完三分之一。今晚再把我所記得的和我所推想的在君一個人物中的幾面，無次序的寫下。

(一) 在君的邏輯

在君的邏輯，無論在從事學問，或從事事務時，都有一個原則常在明顯着，即「權衡輕重」是。有一晚，我們閑談到我們所讀進論科學方法的書，我便把我所好的舉了些，並我的意見。在君很高興，說，「這裏邊至少有三分之二是我們共同讀過的。」當時我說我所最常讀的是 Henri Poincaré, Ernst Mach, Karl Pearson, Bertrand Russell, 此外如 Max Planck, A. Eddington, J.H. Jans, 每出通論之書必買來一讀，故既非其愛美國之 Pragmatism, 尤絕不敢談德國哲學（自然如 Avenarius, Vaihinger 等除外）。而統計的觀點，尤可節約我的文人習氣，少排蕩于兩極端。在君聽到大樂，他說，「賴有此耳！不然，你這個 Paradox of Contradictions 更不得了。（按這個名詞是多年前我

的好朋友俞大維送我的。在君與他不謀而合的借此詞誦我，我也有點承認，也還要自辯着說，「矛盾可以相成，此是辯証法，也正是中國古所謂『成均』（Harmony）也。」說完一笑。）我（在君）當年所看也正是這一類的英國書，這一類的大陸上思想家，雖然我對於 Mach 讀得不多，而 Poincaré 也是我熟讀的。這一派的科學思想，真是科學思想，不是學究作論。至於統計的觀點，助入權衡輕重之效力最大。於讀英文書之外加以能讀德法文書，心智上受益實大。」我在外國語言的基礎上，對在君十不當一，所幸走的道路大致不錯耳。

在淺人，統計的觀點使人思想中庸，見識平凡，彷彿統計觀點專是論平均數的。這是極錯誤的。誠然，有些人一般在思想上受腐淺的統計學之害。但是我們要知道，統計只是要把各樣平均數之且然的 (Probability) 意義分解出來，決不是依賴平均數為大義。拿些現在中國通行的統計學書讀，或者不免覺得統計是以平均數為基點，這樣子連筆算數學上的百分法的意義還不曾透澈明白呢！其實統

計不是靠平均數，而平均數轉是基於一科學，——且然論。且然觀念，在近代物理學尤表顯威力，幾將決定論（若干哲學家誤名之曰因果律）取而代之。這個觀念，在一般思想上有極重要的施用，衆體事實藉此觀點尋求其邏輯根據，個體事實對於他的衆體賴此觀點決定其價值。所以這個觀點不錯的施用着，是助人分解事實的，不是助人囿囿吞的；是助人權衡輕重的，不是助人放任着多數專制的。在君論學論事論人之權衡輕重，固與此義相合，他的透關分解，論人論事都分別方面去看，或者不免無形的受這類想的感化。

我也受過兩三年實驗室中的訓練。因為這個訓練已在我的少年之後，終不能直接生效。現在想起我當年的一陣「科學謎」，不過等子一番腦筋鍛鍊，思想洗滌，然而這個作用已是很有益的。在君幸而早歲致力於自然科學，不特學術的貢獻我將來不敢比擬，即思想之堅實一貫也是使我羨慕不已自慚不如的。在君所在的英國本是達爾文論治世，他所習又是進化論的科學——生物與地質。達爾文論盛極一時之時，*Character* 名之曰「一個含糊的戰勝」（*A Vague Triumph*）。此人雖是不負責任者，此名詞却是不錯。在君受此一線思想之菁華，而毫無此一派通論者之「含

糊」，他真是中國的赫肯黎。他以近代論為思想之基礎而多面的發展，看來像是一個科學的基侯特爵士（*Don Quixote*），實在是逼似高爾敦（*Sir Francis Galton*）。他由進化論出發，弄出些個難趣難學難見識，又很近於威爾士。他也能寫那一部偉大理想的通史，只是他不能寫小說罷了。

（二）在君的幾片風趣

在君的一般行事和他通常的談話法，很使和他不熟的人覺得他是一個無多風趣的人，英國話所謂 *flat* 的人，*flat* 的人，*flat* 的人。和他很相熟，高談闊玩的人，要知道事實並不如此。他談論時如火把一般，在親熟的環境中，玩得高興了如玩童一樣，流露很多的趣語，不少的出了趣事。他仿佛像是一個「抹殺一切藝術論」的人，其實他對於藝術也有和他的哲學一貫的理論，即是，要有意義要進步。那些因帝王賜顧而成的奢侈生活中的艷品，如故宮博物院中所藏多數藝術品，他決不覺得可好，不過，這些物件既然代表物質文化的進步，自有歷史的價值，自當保存着。他論畫不大重視山水畫，我說，「這裏邊有詩意，」他說，「畫鬼也有詩意。」記得一天，我同他由西城到東城，各坐人力車上。車過金釵玉練橋，北望北海，正是中夏荷花盛開，綠島照在碧海上，又是

太陽要落下的時候，真美麗的很。我在車上叫，「丁大哥，你向北看，好看不？」他轉頭一看說，「是好看。」我就大笑了，「丁大哥，你也知道好看，你的字典中也有好看一個名詞！」過後把這一段話告朋友，朋友頗覺得醜態形容在君的一面。其實，奢侈的好看固是在君所痛惡，靜止的好看也每是在君所不見，而有意義的能表示動作之藝術，無論是文字的或有形的，在君也欣悅的。

偶與在君談中國詩，他極不歡喜選學派的詩，這是必然的。他歡喜杜詩，這也是想像得到的。他很歡喜蘇詩，能成誦的很不少。我聽到他愛蘇詩的話，恰中我的意思，我說，「蘇詩真是氣象萬千，沒有人像他這樣多方面。」他說，「唯其如此，專就一格論詩是不當的。」他對於文詞既不喜那些小品的風趣，也不愛排架子的古文。他很不佩服韓退之，說韓文「蠻不講理」，他很崇拜柳子厚。

他在英國學會了 Reikation，一次在北大聚樂會中手足舞蹈的把杜詩兵車行照樣一辦，大家大樂。

在君吩咐一個英國出版者，凡威爾斯 (H. G. Wells)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金斯 (J. M. Keynes) 的書，一出來，即寄來。他愛這三人全不是偶然的。我問他覺得 Bernard Shaw 怎樣，他說，「他是一個極不負責任的態度

，活脫的愛爾蘭人。」我又問他 John Galworthy，他說，「專門描寫英國中等階級之最上層，沒有大意思。」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來中國時，他做了總招待。大家只知此君可佩，人云亦云，然而知道此君是怎麼一個來頭的呢？衆人正在歡迎這位「民衆聖人」時，他對羅素說，「羅素先生，你乃真正的是英國貴族產生的清品。」我想羅素自己恐怕是最同情這個批評的。羅素後來對英國人說，「丁文江是我所見中國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陳通伯告我)

(三) 在君與政治

在君的一生，最爲一般有革命性或冒充有革命性所最不了解或責備的事，就是他之就任淞滬總辦。在君常把這件事的動機及下台情景告我，告我時總有些自解的樣子 (Apologetically)，大約因爲他聽到適之先生說我要「殺」他罷！他認爲改良中國的政治(他的政治大體上是行政)決不能等到所謂時機成熟，有機會不可失機會。他之參加孫傳芳團體是個三人團，陳陶遺，陳儀，和他。他們三人想借機試驗一回。然而一到裏邊去，知道事實不如此簡單，孫要做的事，大者並不與他們商量。孫在軍人中，很有才，很受名譽，很想把事情辦好，只是有一個根本的缺陷，就

是近代知識太缺乏了。注意，這句話是在君慣用來批評一切中國歷年來當政的軍人的，在他以為這些人中很多有才的人，有天生的才，只因爲他們的知識不夠，故不能成大事。這孫傳芳與黨軍可和可戰的時候到了，孫不與他們商量，先決定了態度。迨武穴緊張的時候，在君（與陳陶遺君？）覺得非與孫澈底一談不可了，跑去陳說一番。孫正在鴉片舖上，說，「我本來也這樣想過，不過請你們看這一個電報。」這個電報是孫的在武穴的前敵指揮打來的，電報的大意說：現在聽說聯帥（當時孫自號五省聯軍總司令）有與赤軍（當時北方軍閥稱黨軍曰赤軍）妥協的謠言，消息傳來，軍心不振。赤軍皆南人，我輩皆北人，北人受制於南人，必無好日子過，且必爲南人所弄。必不得已，只有北人大聯合云云。孫傳芳把這電報給他們看完便說道，我不能不向張家妥協，不然，我站不住。丁說，與二張妥協，政治上站不住。孫說，那就管不得許多了。這也許就是在君所指爲近代常識的表現罷。當時在君告我，很詳細，日子全有，可惜我不會詳細記下，因爲當時沒有準備着享受這個苦痛的權利，即寫追憶他的文。至于這位主張不與「南方人」合作的前敵指揮，却最先「歸正」，在黨軍旗幟下歷歷作中外大官，直到現在！

評論在君的這一番出處，我們要細想兩件事。第一，在君參加孫傳芳政治集團時是如何一番空氣。孫氏固與其他「戰豪」同爲北洋軍閥遺孽，然孫氏神速的驅逐張宗昌部隊出上海，驅逐楊宇霆出南京，在淮浦斬戮白俄的一着，頓引起一時清望。無間南北，不滿北京政府者，皆以爲「國賊曹操，非孫權也。」等他駐在南京，頗做了些沽名釣譽的事，當時一般清議，頗覺中國目前之急切辦法，應該是以廣州政府爲本體，聯合上北方（當時已趕到西北去了）之馮，長江之孫，以便先把二張解決，再把吳佩孚解決。記得那時候我在柏林，南口之戰開始時，好些朋友（都是「南傾」的，至少說，）有一天聚在一塊談這事，大家都覺得開始應該如此做。有一位更說（這位不久回國，在北伐時大効氣力），「這時候孫傳芳若不出兵打二張，真正可惜，且是自誤。若使二張穩固，中國事不可爲矣。」這種論調頗代表當時甚多量之清議。孫做他的「聯帥」時，也很試着和廣州拉攏，這中間的文章多着呢，我在廣州便聽到許多。那時候國民黨公葬孫先生于南京之工程開始，他還很敷衍着。直到夏超事件與贛西之戰，他才不作壁上觀。我說這些，並不是爲孫傳芳辯護，孫亦一無知軍閥，然比之二張則差強。強不強，也不關我事。我只是說，在

君是在孫氏清譽未掃地前加入他的政治集團的，不是在他向張作霖搖尾乞憐，渡江戰龍潭時加入的。既已加入，意氣上亦無一朝竟去之理。然而碰破鼻子救了他，孫北向後倒行逆施時，在君早已退開了。

第二點要細想的是，在君是注重行政的，不是玩鈎心鬥角的政治把戲的，所以在君自己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大家朋友也都知道：雖然他有處置政務的天才，他並不是「撥亂反正」之才。在必須撥亂不可的時候，固需要撥亂的人才，然而真能反正並且要把所反的正安定下去，是非有安分守己的「能臣」不可，非有才大志疎的賢士不可。用兩個英國名詞形容，在君是一個 *Bureaucrat*，並且是一個頂好的。而絕不是一個 *Politician*，他若做 *Politician* 的生涯必焦頭爛額而後已。在君在淞滬任中，行政上的成績是天下共見的：為滬市行政創設極好的規模，向外國人爭回不少的權利。在君以前辦上海官廳的固談不到，以後也還沒有一個市長能趕得上他一部分。即以此等成績論，假使當時在君的上司是比孫傳芳更不好的，在君仍足以自解，因為在君是借機會為國家辦事，本不是和孫傳芳結黨的。批評他的人，要先評他所辦的事。

次年黨軍再度北伐，日本人造成濟南慘案，張作霖很

知趣，有知難而退之勢，而張宗昌大有寄生於日本炮火下之勢。這時候，在君用北庭外交部的密碼打給孫傳芳一個電報，勸他在內爭中要以國家的立場為重，不要再跟着張宗昌胡幹。此電為奉系查出，幾乎給羅文幹惹大禍。在君也就從北京溜之大吉了。

所以在君的這一段文章正是在君的寫照，很顯出在君的性格，很顯出在君的本領，很顯出在君之有時「不識時代」，不知取巧，在君用不着自解（Apology），我更用不着替他解說。

在君自蘇俄回來後，對於為人的事非常倦厭，頗有把款書也仍去，弄個三百元一月的津貼，閉戶著上四五年書的意思。他這一陣精神反常，待我過些時再寫一文說明。他這反常並未支持很久，便被蔡先生和大家把他拉到中央研究院去了。他到中央研究院服務只一年半，便遭不幸而去世了。他在中央研究院做總幹事，久而愈顯得他實在愛這個工作，所以雖有人拉他做官，比較上是不容易拉去的。

不過在君性情是好事的，他覺得為國家真正服務，就是把事情辦好，是一件至上的德行。真正在國家對外打起仗來的時候，他一定為國家效力的，即令不到如此的場所

，只要他覺得找他的人有誠意把要託他的「樁事辦好，他自己又認為成功不是沒有希望，或者他終不免為「知己之感」所驅，再做一回官？這是比較上且然性不大的，但是並非不可能的。果然如此，在君仍要到後來爽然自失，他要真的做成苟文若了，決不會做成劉歆。「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或曰可憐，我曰可佩。不過有一點我可斷言，在君在同情的天性上是站在大衆方面的，爲大衆而非由大衆，所以決不至於佩服莫梭里尼希特勒，也

正同他決不成民衆領袖一樣。因爲他不主張由大衆，無端爲人呼爲獨裁論者，因爲他是真的爲大衆，所以使他真的同情蘇聯。他既是真的同情蘇聯，他決不會佩服大戰後的反動惡魔了。

附註：尚有「丁文江與中央研究院」「丁文江與蘇聯之試驗」「我在長沙所見」三文，分期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作者。

丁在君先生治療經過報告

楊濟時

丁在君先生於二十四年十二月初抵長沙，後即往湘南旅行。隨從工役一名。七日參觀湘潭衡州間某煤礦，據丁先生事後自述，此礦係用舊法開採，入地頗深，入礦隧道有四十五斜度之階梯。丁先生曾深入地下六百餘尺之礦底，因地濕且空氣不佳，未久留。復行出礦，及至地面，即覺呼吸急促，衣服盡爲汗濕。

八日至衡陽，住粵漢路株韶段路局賓館。沐浴後晚餐。九時至寢室就寢。室甚小，裝有壁爐，生煤火。丁先生入室後，即將窗門嚴閉，服珂達令安眠藥一片，（丁先生

蘇醒後自述途次失眠，三日間每晚服一片。）即息燈就寢。

九日晨原定借凌局長鴻勛赴耒陽。七時餘，局中辦事員及其他客人早餐，未見丁先生出戶，即着從人察看，（寢室未鎖）經該從人十分鐘之呼喚不醒，因疑有異，即請路局陳醫師前來診視。此爲九日晨八時左右事。其時門窗已啓，室中已無煤氣，丁先生已不省人事，呼吸急迫，神志昏迷，面色紫紅，脈搏已不易捫着。陳醫師即爲注射強心及呼吸刺激劑，并施行人工呼吸，歷五小時後仍無進步。午後二時即送往衡陽之仁濟醫院，乃再行注射強心劑等。

病，仍未見蘇醒。濟時於是日晚九時抵該院診視。丁先生顏色紫紅，呼吸深而促，瞳孔反應甚微，口唇流血，并已置口腔擴張器，下門牙已去二，口腔破裂處頗多，脈搏一百三十餘，血壓一四〇/八五，肺底有少許水泡音，腹部腫脹，四肢痙攣，尤以右側爲甚，右踝呈陣攣反應。因疑煤氣中毒外尚有其他變化，故用尿管放出約一千公撮之小便，試驗結果無糖質，有少許蛋白質，及其多之柱體，并有甚多之酸質。根據以上檢查之結果，即行靜脈注射葡萄糖液及胰島素，去除口腔擴張器，洗通大腸，於當晚十一時即見呼吸稍舒緩，惟仍未出昏迷狀態。

十日晨眼球及瞳孔反應見靈敏，痙攣亦見進步，復再行注射葡萄糖液及胰島素，再於肛門注射大量之水分。十日午後兩目已自能轉動，肺部仍呈水泡音，右底尤多，且時咳嗽。

十一日晨即能飲牛乳及水分，目已開張，呼之亦稍能應聲，及作簡單之動作，午後可作簡單之應對。翁文瀾朱經農丁文治咸壽南諸先生於是日晚九時抵衡，丁先生已能一認識。

濟時於十二日離衡，暫由咸壽南（中央醫院）陳宜誠（粵漢路局）包樂第（衡陽仁濟醫院美籍醫師）診視。

獨立評論 第一八九號 丁在君先生治療經過報告

濟時復於十四日赴衡。此次診察，發現前胸左乳頭外一寸餘處腫起，約有一元銀幣大，捫之劇痛。水泡音仍存在。其餘狀況良好。即於是晚決定於十五日晨護送至長沙休養。

十五日十時半離衡，午後五時半抵湘雅醫院。途中經過良好，無發熱，惟時咳嗽。

十六日下午拍照肺部X光，發現左右兩肺底有少許發炎變化，且左胸似容有少量之液。丁先生病勢日見起色，左肺無其他變化，惟腫起處仍作劇痛。

此後自十五至二十二經過甚爲滿意，能談笑飲食。二十日曾要求嗣後每日下床行走，未允其請。

二十三日晨十一時傅斯年先生丁文治先生均伴丁先生在側，復要求暫爲離床少座椅上，此時因丁先生意頗堅決，難以阻止，由五六人維護下地，動作甚痛苦。半小時後，傅先生即觀察丁先生神色劇變，十一時三刻復扶入床。以前脈搏約在八九十之間，呼吸正。十二時脈搏已增至一百十數，呼吸二十數，體溫三十九，神志仍清，惟甚疲困，談話甚少。檢查得左胸打診甚濁，且有遠離之氣管音，即疑左胸有液體。午後行診斷刺穿，果發現淡紅色膿液。是晚即延請湘雅外科主任顧仁醫師診視，復抽出約五百五

十公撮之稀膿液。是晚體溫呼吸即好轉。

二十四日復行穿刺，惟得極少量之同樣液體。膿胸之診斷既明，商諸傅斯年先生請協和外科醫師來湘診視。此後曾抽刺數次，無多量之液取出。左肺底似有肺炎。體溫在三九四十間。右臂癱瘓更甚。不能言語。大小便失禁。不能入眠，出汗較多，故每晚需用大量之安眠劑。

二十七日以後，時醒時睡，神志不甚清晰。左前胸腫痛處疑有作膿變化，故會商顧醫師注意。

二十八日晨顧醫師於五肋骨處開割，果發現第五肋骨已折，并取出一百五十公撮之濃膿。培養及染色檢查結果，發現膿中有肺炎雙球菌。開割口約二寸，置放出膿管。

二十九三十兩日體溫復常。時協和醫院外科主任莫克斯抵長，會診之決定，再用X光照胸部。因該處心影所蔽，照片不能詳明，以探針試胸部膿管，為後向上升，深有尺餘。一月一日骨髓刺穿，香水正常。

莫克斯醫師於一月二日留以下之記載：

據兩日以來之觀察，大致情形為作膿發炎，加之一氯化炭併發毒之結果，肺部不免有發炎變化。惟因心影所蔽，不易診察，除已發現之作膿處外，其他處恐尚有較小之同樣病態。惟此類膿胞或不大，不

能察覺也。綜觀病前衡陽旅行之種種疲勞，煤氣中

毒等等不幸之經過，個人意見以為腦中樞血管損壞足以解釋。目下之情形，尤以步行上南嶽山，入礦底，離床坐起，過度費力之動作為最嚴重。於衡陽中毒後二日之昏迷，右臂之癱瘓，第二次（指離床

）過度動作後發生失語，大小便無節制，強度之癱瘓，腦部血管出血，或腦部脈管血腔形成，足以解釋現在之診狀。肋骨截傷非主要症。目下胸腔作膿，可增劇腦部血管固有之損壞（瘀斑出血腫脹等）。此類病理變化，以煤氣為主因。香水正常與無視神經乳頭水腫，不足證明腦部之作膿變化慎重之對症治療。如以後再發覺作膿處，仍須外科開割放膿，為目前惟一之適當療法。 莫克斯。

自三十一日起，每日體溫脈搏由正常度上增，服用毛地黃并不見效。血液之色澤反應陰性，且無瘧疾及回歸熱原蟲。

三日晨，頸後彎，并作硬，右肢攣攣如前，心音微弱，血壓一五五/一〇五，小便檢查無異狀，白血球二〇、〇〇〇至三〇、〇〇〇。精神更見萎衰。

四日晨，呼吸更形急迫（三十八）。下午擬開作膿管

，體溫增至四十五，脈一百六十。即注射強心劑呼吸氣
等治療，漸見進步，體溫下落至三十九度。午後九時間能
入眠。

五日清晨，脈搏一百四十，體溫三九度，呼吸五十。

顏色青紫。脈漸增至一百七十已不易捫着。至十一時情形
更惡，各種刺激注射劑均無效。於一月五日午後五時三十
分逝世。

診斷：

- 一，一氧化炭中毒。
- 二，左胸第五肋骨骨折。
- 三，枝氣管發炎。
- 四，左胸積膿（肺炎雙球菌）。
- 五，心臟衰退。
- 六，腦中樞瘀斑出血。

長沙湘雅醫院內科主任楊濟時。

丁文江先生考察湖南湘潭譚家山潭昭煤礦公司情形 鍾伯謙

丁在君先生於去臘以要務來湘，經曹代主席舒谷余廳
長劍秋之邀請，至湘潭潭昭煤礦公司考察一切，并由建廳
派地質調查所王君曉青陪同前往。先生先往南嶽，後折至
湘潭茶園舖，由王君陪往譚家山各礦區巡視一週，考察地
質及地形。至公司辦公室約在午後一時。餐前，伯謙得與
先生談礦事頗詳。據謂，本礦煤量之鉅，地質之佳，皆不
待言，亦誠如地質調查所報告。惟運輸距河二十八里，
非修輕便鐵道不可。又謂，鐵道築成後，運費一噸一角足
矣。繼謂，本礦煤層爲一向斜層，但其底是否爲一船底形

，抑爲交叉形，則有待乎鑽探。後又問及工人及其他各種
情形。午餐後，乃同往礦內視察。先生雖年近五十，而下
窺尙能健步。至採礦處，乃命王君量煤層之厚度及其傾斜
度。伯謙因詢先生對於此礦意見。先生答：此爲大煤田無
疑。惟傾斜度不小，能否獲利，則特採礦法之選擇，及經
理之得法耳。先生因即日須至衡陽，故在礦內視察不久即
出。方先生出礦時，伯謙因欲巡視其他採煤場，未陪同出
。而先生起程時，誠懇致意，謙虛若此，不可多得。先生
極樸素，來山時御黃色襪衣，穿厚釘鞋，飯不擇肴。並言

湘省地質未曾考察，前曾來湘，係省其帥龍研仙先生。可見先生師生之情深。伯謙於潭昭各礦區考察數次，因求評斷之正確，曾私詢王君曉著；丁先生所考察者是否與余等相吻合。王君謂並無歧異之點。伯謙私衷竊慰。現此礦以建廳與曹胡二先生之維持，命伯謙主持工程，時虞傾敗。

方冀先生視察之後，得以登高一呼，事乃有濟，不意竟在湘逝世！吾國地質界與採治界頓失巨子，惜哉惜哉！
二五，二，七。
教育廳長朱經農先生知伯謙同往考察此礦，囑為錄出，故濡筆記之。
伯謙附誌。

費次者洛德的中國文化小史(書評)

陳受頤

(G. P. Fitzgerald: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倫敦 Crescent Press 一九二五年出版，四開本，
本文及索引六一五頁，本文前二十頁，插圖二二頁，
，書價三十先令。)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西洋人所寫的通俗的中國歷史，大體偏重有清一代；而清史之中，又特別注意中外交涉通商等與西洋國家直接有關的問題。就篇幅來說，常有把全書四分之三敘述近一二百年的史事的；海通以前的中國史，祇好勉強擠進兩三章裏，變了中國近代史的一篇序論。著書者的目的，不過假給西洋讀者以了解中國問題的政治和歷史的背景，本來就不在乎介紹中國文化衍變的經過。讀者也沒有這種要求。歐戰以後，世界各國彼此密切

起來了，西洋人在痛深創鉅之餘，很有傾慕所謂東方文化的，以為可以拯救痛苦的西方。不久而主觀的成分逐漸消失，逐漸變為客觀的研究，於是對於中國文化的各方面，都增加了若干興趣。近年新著的和改訂的中國通史的刊行，可以說是這種興趣擴大的一個表徵。

費次者洛德的中國文化小史是新著中的一部。他是克萊賽特書店所刊行，塞力曼 (C. G. Seligman) 教授所主編的歷史叢編 (Crescent Historical Series) 中之一種。叢編中密爾斯基 (D. S. Minsky) 的俄國史和羅森姆 (G. R. Rosson) 的日本史，都已經出版了。

費先生的書分為七編，共三十章，起自上古，迄於太平天國的滅亡。七編之前，冠以一篇緒論，是說中國

地理和民族的。七編的題目如下：(一)封建的中國；包含史前史，古代神祇，封建時代，「百家」哲學，商周藝術五章；(二)第一次的帝國；包含中央集權國家的成立，社會的與經濟的革命，漢帝國主義與西域的發見，漢代的文學與宗教，漢代的藝術五章；(三)紛亂時期；包含早期帝國之滅亡，道教與佛教兩章(四)唐帝國，包含一統的恢復，社會經濟狀況，中國與西方的重新接觸，詩歌的黃金時代，唐代的藝術五章；(五)宋代；包含宋代的專制政治，王安石的經濟試驗，朱熹與新儒學，遊牧的侵入者，宋代的繪畫五章；(六)明代；包含漢族的光復，歐洲貿易的開始，戲劇與小說，建築四章；(七)滿族治下的中國；包含滿族的征服中國，海上貿易的經濟影響，太平天國的基督教，近代藝術四章。

我們一看本書的章目，便知道著者的用意所在了。他說普通的中國史，爲了側重十九世紀中西關係的緣故，無形中把中國古代以至明末的文化形容成一個半生不死的毫無變化的大廢物。爲要糾正普通人的誤解起見，費氏特地把中國政治史的成分縮小到最低限度，把每代的思想與宗教，國外的交通和影響，經濟的狀況，各種的藝術等與政治史平排，讓英國街道上的人們也知道中國文化在過去幾

千年中是常在衍變而不是完全靜止的。費氏的章目當然也有可議的地方，如第三編裏可以較詳的討論民族之遷徙，如第六七兩編應談學術思想的問題；但是他現有的裁剪編排，也總算是煞費苦心的了。至於中國的藝術，似乎占得篇幅太多，這也許是著者的朋友倫敦大學業慈 (Percy B. Yeats) 教授和中國藝術展覽會所暗示的。

撇開章目不談，且進一步而談本書的內容罷。

頭一個是本書取材的問題：著者根據了些什麼材料來寫成這本書的？這是個不容易解答的問題，因爲書中並無引用書目，甚至於一般讀者設想的參考書目也沒有，單在幾章的「腳註」裏透露出些少引書的消息，而所舉的書，有些只是說明兩三句話的根據，並非指出全章或大段材料的來源的。第十四章他自己說明完全根據唐書，算是例外的。我們不願意說刻薄的話，但細讀此書之後，頗覺得著者看的書實在不多。

費先生所引的書，大體是西洋文字的著述或譯本，中文書籍則除了以舊唐書爲第十四章的根據之外，他只提過隋書，抱朴子，吳大澂的古玉圖攷，和中央研究院的安陽發掘報告。他雖然知道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梁書都有關於大秦的記載，却並不見得曾經充分利用過這些

書籍。我們疑心他直接閱讀中文的本領不很高明。例如他說中國人稱呼皇帝做 *Chih Hsia* (頁二四六)，這顯然是把「陛」字念錯了作「階」，本來階就是陛，陛也是階，形似義近，外國人念錯了還不算什麼一回事。至於稱「宋史」爲「宋史記」(頁三九一)，則正史中的書名都記不清楚了；說堯姦舜的二女(頁二五五)，則丈婿倒置，連古代傳說中兩個重要人物的先後都弄錯了。所以我們說費先生看中國書比較費力，因而不大直接採取中國的史源，大致是不會冤枉了他的。

最可驚異的是費先生連西文的書也並未博覽。重要的著作他固是看過的，因爲這些就是藍本。如沙畹的法譯本史記是第二篇全篇的根據，安陽發掘報告和葉慈教授在皇家亞洲學會刊中發表的論文是殷商藝術的根據，合布生(Hobson)的幾種關於中國陶瓷的著述是本書最後一章的重要根據，這都是大家看得出來的。討論思想史的部份更完全採用西文材料：胡適之先生的先秦名學史，李格(J. Lege)先生翻譯的書經易經孟子論語，衛雷(A. Waley)先生翻的易經，馮芝生先生翻的莊子，德貝士(Dubs)先生翻的荀子，梅貽寶先生翻的墨子，伏爾克(Förke)先生翻的列子楊朱篇，戴開達(Duyvendak)先生翻的商君書，

蓋爾(Caird)先生翻的鹽鐵論，布羅斯(Bruce)先生著的朱熹。至於恆克(Henke)先生的王陽明哲學，則不知什麼原故未見採用。此外所舉的書名，不過李濟之先生的中國民族之構成，韋格(Weged)神父的史料選讀，瑞典暹東博物館刊中高本漢先生的文章，通報中伯希和先生的文章，西倫(Siren)先生的中國建築，和法顯玄奘唐詩的幾種譯本而已。高第業(Henri Cordier)先生的中國通史顯然是漢以後的政治和中西交通史各章的根據，而著者連高氏的名字都不提到。此外西文書籍可供採擇者應該還有不少，著者全未利用。談到金瓶梅的法譯本，竟把譯者莫朗(G. Soulié de Morant)的名字縮短，成了G. Scritic。莫朗關於中國的許多著述雖不高明，他的名字是費先生所應該知道的。

本書取材的貧乏，是無可諱言的。然正因爲側重西文材料的緣故，討論中西交通的幾章特見精彩。因爲中國史的邊疆和四裔的研究是西洋漢學家的拿手好戲，費氏綜合了他們的成績，結果自然不壞。

☆ ☆ ☆ ☆

第二個問題是本書的見解。外國人習中國史，自然有許多隔膜，然同時也有占便宜的地方。習見習聞的事件，

有時不易吸引注意；「旁觀者清」，不特處世如是，做學問亦然。西洋漢學家不受中國傳統學問的牢籠，把中國史看作東亞史的一部，每每有簇新的見解，正是超于象外而得其環中。費氏此書多靠西文轉手的著述，自然談不到什麼特殊的見地，然而他盡量利用西史來做比較，如談到先秦諸子便比較古希臘的哲人時代，講五胡亂華便比較西洋上古末葉日耳曼諸族之南徙等，雖然不得完全配合，也可以增加不少的趣味和讀者的了解力。

然而見解到底不是空洞的東西，他不能不以史實為根據；費氏所讀的書既很有限，誤解的地方也隨在而是了。如他以爲春秋以前的封建制度中有很整齊的五等爵，以匈奴爲與後來入寇歐洲的匈奴完全同族，以爲韃靼的行年無考，以爲秦漢間的儒生與方士無關，以淮南王爲正統的道家，以司馬遷之周覽天下山川爲時代的風氣而擬之于英國十八世紀紳士階級的大陸旅行 (Grand Tour)，以歐陽修爲宋代詩人的代表，以宋代理學爲純粹的復古運動而沒有外來的影響，以爲程朱的勢力到最近才被打破，這些都是站不住的。至於陳橋之變，費氏以爲宋太祖全不知情，真的諸軍無主，勉強以黃衣加太祖身上，則是一位西洋的老實先生無辜受騙了。

黃氏因爲手頭的材料不多，有時不能不把字句擴大，結果便至輕重失倫，間接有傷見解。如過分的恭維過秦論，如詳談司馬遷之報任安書，如談道教而細說竹林七賢的生平瑣事，如歷舉趙汝适諸蕃志的內容，都是大可不必的。至於談許明成祖之遷都北京，則純是個人的議論了。

☆ ☆ ☆ ☆ ☆

第三個問題是著者的一般史實的知識。以上所說的無形中已給這問題解答了。現在祇須再舉幾個極端的例：南宋高宗誤爲高祖 (頁三八八)，說反對朱熹的有胡安國和蘇向父子，而陸九淵連名字也不提，翻話本爲 *Shao-youks*，明末葡萄牙軍官公撒的西勞陣亡登州，而費氏說不知在那裏陣亡 (頁四八〇)。

西文的中國史最令一般讀者厭倦的是拼音的人名地名。費氏把專名的數目故意減少，又把拼音的法則特別說明，爲讀者設想總算是很週到的了。書中所依據的是韋德氏 (Wade) 的拼音法，但因為著者不大熟悉拼音，又欠小心，所以錯鏗極多，爲本書的一個很大的缺點。錯鏗中之一部份是由法文拼法改譯時不小心所致的：如許慎作 Hsin，張居正作 Chang Ku (king)，瞿式耜作 Chia Che - Siu 都是由高第業的中國通史轉譯而來的。瞿忌

(Min Chu)王振 (Wang Chin) 尚可以勉強猜出，至於幾畝幾頃的「頃」拼爲 Ching (應作 Ch'ing) 則變了「井」，班超爲 Pan Chao，班昭爲 Pan Ch'ao，則兄妹換掉了名字，一字之誤，關係較大了。

末了，我們應該看看著者的態度。費氏的態度是深蘊着同情和幽默的，這是本書的最大的成功。他全無偏見，全無可憐四萬萬呌化子的暗示，全無擁護大英帝國的爲尊親譚的議論。他說「洋鬼子」的名稱是西洋人自己招來的，是有史實足徵的，聽了不必乾生氣。此外跟西洋教士開玩笑，跟中國人開玩笑，諛而不虛的地方隨在而有，不必

編輯後記

適之

細舉了。費氏的書錯誤雖然不免，大體上是可以加增英國一般讀者的知識和糾正不少一般的誤解的。

而且此書是在比較短促的時間內寫成的，錯誤雖多也情有可原。本來克萊賽特書店計劃出版歷史叢書的時候，主編的塞力曼教授是請胡適之先生擔任中國史的。胡先生因爲太忙，轉薦了丁在君先生。一年半之後，丁先生也退約了，書店才改請費先生撰述。最可痛的是胡先生接到此書的贈送本借給我看的時候，丁先生逝世的噩耗已到了北平，此書印行，丁先生已不及見了！

△陳倍孫先生是清華大學的經濟學系教授，法學院院長。他在獨立一七七號曾發表一篇「放棄銀本位之後」，在那篇文章裏，他曾預料到政府不會採用那「粗笨的紙幣膨脹政策」，但也許被誘上「發行公債，由銀行承受，再

根據政府公債信用，發行法幣」的間接紙幣膨脹政策。現在他的預言至少是一部分實現了。他此次寫的「統一復興二公債與中央財政」，是值得政府與人民細讀的。

△上期「紀念丁文江先生專號」付印後，我們又陸續收到三篇文字，其中有丁先生病中主任醫士楊濟時先生的治療報告，一定是許多朋友渴望得讀的。

△本期陳受頤先生（北大史學系主任）批評的一部「中國文化小史」，本來是我和丁文江先生想擔任篇著而時間不會容許的。我們現在讀這樣一部不能滿意的書，不能不成覺這也是丁先生的遺憾之一。

本刊前四期要目

第一八五號

秘密外交與公開外交
民族自衛與軍備自給
中國地理之統一性
文人不可「不知而作」
北京大學學生大會的感想
做了官的請願學生
編輯後記

第一八六號

國事不可再馬虎下去了
論法令如毛
我們不要這種亡國教育
武大學生的生活
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生活
編輯後記

第一八七號

再論外交文件的公開
中國的外交政策
我對於二次世界大戰的觀察
對學生運動之觀感
論半年計劃
編輯後記

第一八八號

紀念丁文江先生專號

張忠綬
顧毓琇
張其昀
壽生
陶希聖
李樸生
適之

張熙若
陳之邁
朱文長
伯鈞
明毓
明者

胡適
沈惟泰
王醒魂
壽生
李樸生
適之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丁在君這個人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悼丁在君先生

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學之貢獻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之貢獻

追憶在君

懷丁在君

悼丁在君先生

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

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

我的二哥文江
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
編輯後記

傅孟真
適之
翁文灝
高振西譯

高振西譯

黃汲清

楊鍾健

吳定良

周詒春

蔡元培

陶孟和

李濟

汪敬熙

凌鴻勳

朱經農

丁文治

丁文治

高振西

張其昀

適之

浙江興業銀行

北平分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並兼辦儲蓄備有
各種存款章程函索即寄

行址 前內公安街新大路
電話東局

二六〇〇
三三三〇

獨立評論 第一八九號

一一一

商務印書館

學生修學工具聯合特價

購備工具書之好機會 各級程度咸備 多數只合半價

獨立評論 第一八九號

種號	書名	定價 (單位元)	特價 (單位元)	合售特價
甲 適 小學生用組	1 國音學生字彙	.30	.15	在此四種 中任購兩 種以上均 照定價 對折
	2 王雲五小字彙	.35	.20	
	3 實用學生字典	.40	.25	
	4 王雲五小辭典	.70	.40	
	5 小學自然科詞書	2.50	1.30	
乙 適 初中學生用組	1 國音白話註學生詞典	2.00	1.10	五種中任 購兩種以 上均照定 價對折
	2 英華合解袖珍新字典	.90	.50	
	3 王雲五小字彙	.35	.20	
	4 縮本新字典	.80	.50	
	5 雙解標準英文成語辭典	1.50	.90	
丙 適 高中以上學生用組	1 英漢模範字典	2.50	2.00	7.00
	2 雙解實用英漢字典	2.50	2.00	
	3 雙解標準英漢字典	2.50	2.00	
	4 辭源正編〔丁種〕(二冊)	7.00	4.50	5.00
	5 辭源續編〔丁種〕	5.00	3.50	
	6 辭源正編〔戊種〕(二冊)	5.00	3.50	
	7 辭源續編〔戊種〕	3.00	2.00	
	8 縮本新字典	.80	.50	
	9 訂正漢英辭典	2.00	1.40	

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 (尚有丁組及專科辭典特價辦法另詳廣告)